

民主黨慘遭過橋抽板



立法會選舉曲終人散，無論各政黨是否情願，結果已無法改變，當中大敗的民主黨仍死要面子，不斷向外宣稱，選票流失是地區工作不足所致。但明眼人都知道，民主黨其實是敗在「自己人」手中，正是在公民黨的擠壓下，「偷」走原有票源，才令新界西全軍盡墨。本來，有選舉總有輸贏，沒有說誰的票永遠不會流動，但令人不忿的是，公民黨贏盡了席位卻又來一招「過橋抽板」，將責任反推民主黨身上，做法極其卑劣。

何俊仁難敵余若薇

三十六計有所謂的李代桃僵、過橋抽板、落井下石三計，用在形容民主黨與公民黨兩者關係就是再貼切不過。前者出於古樂府《雜鳴》：「桃生露井上，李樹生桃傍。蟲來嚼桃根，李樹代桃僵。」本來是形容兄弟關係互相幫助，後來則用來比喻互相頂替或代人受過，而在三十六計中，則是指以較小的犧牲換取更大的勝利。民主黨與公民黨，本來同屬「泛民」陣營的「同氣兄弟」，甚至可以說，

沒有民主黨的支持就沒有公民黨的今天。但一如歷史上許多權鬥的結果，當公民黨羽翼漸豐就頓起「取而代之」念頭，意圖以「李代桃僵」之計取而代之。

以此次立法會選舉來看，選前已有種種傳聞，指兩黨進行了「策略交換」，即民主黨以何俊仁不在新界西參選，來換取公民黨放棄參加超級議席選舉。此種安排可謂精心，正所謂取長補短，相得益彰，兩黨如果能戮力同心，在當前的政治氣候下，本來不是沒有大勝的可能。但原來就長期互相不滿的兩黨，在選舉半途中尚能各自經營地盤，但到了最後關頭，「老實」的民主黨何俊仁還是難敵以「精於心計」著稱的余若薇。

一如選舉結果公布後的各方評析，公民黨是反對派中能保持實力的其中一個贏家，能在原有基礎上將席數擴至六席，一躍成反對派中的第一大黨。當中最大的「突破」在於，公民黨在新界西成功打開局面，一舉贏得七萬張選票，保送郭家麒入局。雖然前黨魁余若薇未能如願以名單第二的身份連任，但公民黨在新界西「駐足」成功已是不爭的事實。自此，該黨在全部五大直選區插旗已宣告大功告成。與此相反，從回歸至今在該地經營十五年的民主黨，卻連一席也保不住。而種種數據亦顯示，

公民黨在該區選票大增百分之一百六十，而民主黨卻大減近百分之四十，此消彼長，已不言而喻。

公民黨以放棄參加超級議席的較小代價，卻換來前所未有的勝利；而民主黨以黨首放棄在新界西參選換取首身超級議席，反造成前所未遇的大敗。事實證明，笑到最後的是「兄弟」公民黨，而不是「大哥」民主黨。所謂李代桃僵者，此之謂也！何俊仁如果還有正常的反省能力，就應該看到落敗的真正原因。什麼與中央溝通導致被選民唾棄、什麼地區工作不足等等原因，不過是自欺欺人的說辭。如果當初不是何俊仁「引狼入室」，將余若薇引到新界西，民主黨最少還能保住李永達一條血脈，何以淪落至此地步？

但現實比想像的還要殘酷，儘管民主黨其後願意「顧全大局」，希望維持表面上的「泛民」合作關係、不欲撕破臉皮，但這種「老實」換來的卻是幾乎不近人情的諷刺。公民黨在選舉中不僅巧使小計奪走民主黨固有支持盤，更在選舉來一招「過橋抽板」，將責任全部推到民主黨自己身上。

公民黨現任黨魁梁家傑日前在接受訪問時說了這麼一番風涼話：「今次新界西的安排，如果真係導致李永達及陳樹英兩位落選呢，我們表示歉意。不過你要明白，就算李永達及陳樹英兩位，到最後

兩三小時，他們也沒有棄保，我更聽聞在新界西，李永達在自己的票倉，幫陳樹英拉票告急！」這話實際上是在說：民主黨輸了，輸在自己不「棄保」的愚蠢做法，而不是公民黨的責任。

公民黨當民主黨「傻子」

顯而易見，公民黨根本就是當民主黨是「傻子」，而民主黨被利用了還要替對方說話。這種極端無恥的做法，連「泛民」內部也看不過眼。社民連主席梁國雄直指公民黨「偽君子」。他向記者說：「公民黨成日講關健24席（即議案否決權），那為何大家要浪費幾萬票去保證你有兩個位？我覺得很不忠於自己和不君子」。誠哉斯言！梁國雄一語道破了公民黨的虛偽本質。

當然，民主黨內也並非盡是「傻子」，至少輪掉議席的李永達有切膚之痛。針對梁家傑的風涼話，他以一道聲明作出反駁：「本人認為梁家傑先生引述的傳聞內容錯誤，並澄清本人在選舉期間，從未為陳樹英『拉票告急』。」聲明字數不多，但當中的不滿甚至是憤怒已是躍然於紙上，李永達只差沒有說出痛罵對方的字眼。

從當年的「民主道路上的兄弟」，演變成今日的「選舉競技場上的廝殺對象」，這一真相，民主黨用了六年以及兩個立法會席位的慘痛代價才明白過來。公民黨以自私自利的做法，一手「殺死」盟友李永達，未了還要過橋抽板、落井下石。只要公民黨還繼續存在的一天，民主黨若不徹底醒悟，終將難逃被一步步吞併「桃僵李代」的結果。

大學教育要有新思維



香港沒有天然資源，能夠成為今天環球金融、商貿中心，實在是有賴於先進的制度和人力資源。當一個經濟體成長到一個程度後，要加速增長並不容易，原因主要是在一個較高的基礎下，要再以原來的模式發展的空間越來越小。舉例來說，當經濟還是以農業生產為主，要增加產值就要往工業生產進發，而在工業生產有了成果後，經濟產值要再上一層樓，就要往第三產業進展。可是在第三產業要再往上，就要有突破，和農業生產和工業生產不一樣，第三產業的突破靠的不單是生產要素投入的多少，而是投入的生產要素的質量有多好，而人的因素在第三產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現在我們常說知識型經濟，一個常被大眾認知的道理是，在知識型經濟需要的是人才，但人們對什麼叫人才卻不甚了了。所謂知識型經濟中的人才，除了是要有相關的專業知識之外，更重要的是有良好的學習能力，因為在知識型經濟之中，一個特點是知識的更新非常之快，人們要和時代接軌，就要有吸收新知識的能力，是以擁有良好學習能力的人，才可以在知識型經濟中得到發展。

高教需與知識經濟接軌

知識型經濟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在美國開始萌芽，那時已有研究表示一個美國人在其一生中，平均需要轉換六個不同的工種，所謂隔行如隔山，要轉換一個行業需要重新學習。也就是說，一個人在知識型經濟中要學習六種不同的知識，這對傳統的唸完大學便是人生教育終結的看法不一樣。在這種實際需求下，所謂終生學習也逐漸流行，但人們還未有對自我學習能力，看成是人才的條件之一。在知識型經濟實行了近二十年的時間裡，人們已開始明白自我學習的重要，不少大學也在反思教育和課程，要考慮到和知識型經濟接軌。

一個發展方向是將以前的高等教育，由專科和精英式的教育制度，改變成普及和重視通識的教育模式。在這種教育思潮下，大學重視的是建立一個廣而闊的基礎，重視的是通識教育的訓練，好使大學畢業生能有博而專的特質。而更重要的是，當一個年輕人接觸的知識面廣了，其可塑性便會提升，而且更適合社會的人力需求。在這個層面上看，香港現時大學教育回復四年制，給同學多了通識教育的選擇，實在是回應了社會上對知識型經濟的需求。

大學課程適宜百花齊放

對政府來說，能否在知識型經濟中突圍而出，取決的是人才的質素。大學教育已在了起了變化，在教育官僚體系裡，也需要改變原有的模式，從而配合這個知識型經濟的大潮流。一個政府要面對的困難，就是知識型經濟中人才培訓的成本，因為知識型經濟中已不是簡單的專科培訓，而是多維的教育，若果維持原有的資助模式，所花的教育資源會是巨大的，而且更是不可能持續下去。

對筆者來說，大學教育要做到知識型經濟中的要求，就必須要打破現有的框框，即在一個固有模式下將每個大學生以倒模工序式來培育，需要所有大學百花齊放，而不是每一間大學做相同的課程、相同的路向。在這方面，由於香港的公立大學財政上大部分是由政府撥款，由於要向公眾問責，所以每所大學的評核都是使用相同的準則，所以就很難打破固有的框架。

發展知識型經濟中的大學教育要有新思維，因為我們面對的是新挑戰，至於要達到這個目標，就不得不檢視現行的制度，當然任何檢視和改動都會觸動既得利益者的神經，正如香港所有事情一樣，永遠是知而難行，大學教育更是一個「螞蟥窩」。

作者為恒生管理學院商學院院長

建制派應爭立會主導權

□陳志豪

今屆立法會選舉，愛國愛港陣營突破性地於地區直選取得17席，佔整體直選議席逼近5成，較上屆立法會大幅增加12%，是歷來最好的直選戰績。不過，「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正當各愛國愛港陣營及一眾支持者沉醉於直選勝利時，筆者想不識時務地說幾句不中聽的話。

沒錯，愛國愛港陣營於直選取得佳績，但立法會內的反對派有減少嗎？連同所有功能組別議員，反對派於上屆立法會共奪取23席，佔總議席38%；今屆，反對派於所有組別合共奪取了27席，所佔議席比例與上屆相若。甚至乎，如政府需要在一些重大議案，爭取三分之二議員支持，政府上屆只需要游說三名反對派議員，到了今屆，則需要游說四位，到底是困難了還是輕鬆了？況且，愈來愈多激進的「拉布派」進入議會，也勢必為新政府帶來更多的管治難題。

事實上，愛國愛港陣營雖然奪得近一半的直選議席，但充其量是技術性勝利，在好幾個區都能夠妥善配票，論實際票數的話，愛國愛港陣營其實只取得約42%的票數，所謂「46之比」，並未發生根本性的扭轉。在比例代表制的情況下，愛國愛港陣營尚可透過較佳的配票策略來多爭取幾個議席，然而，五年後，很可能普選行政長官，在單議席單票制的機制下，愛國愛港陣營有多少把握勝出？這是值得憂慮的。

隨著選民的平均教育水平愈來愈高，加上社會日趨政治化，相信未來選舉的投票率只會不斷上升，更加有利一些擅長炒作政治爭端的黨派。如何把握民意，介入政治議題，爭取主導？這也是傳統愛國愛港陣營需要加強的方面。

作者為香港青年智庫主席

啟動軍事互信兩岸共同保釣

□林修棋

兩岸一致的強硬保釣立場，亦使兩岸對立的政治關係有所改善。原本橫梗在雙方之間的國家認同矛盾，得到微妙的化解及新的政治融冰契機，兩岸為了捍衛釣魚島及南海的主權，有必要也有可能啟動兩岸軍事互信機制的政治議題談判。



日本政府以「購島」詭計對釣魚島實行所謂「國有化」，實質就是從「竊據」轉為公然「侵佔」的危險一步，激起兩岸中國人的極大憤慨和強烈聲討，兩岸政府亦及時採取一系列反制措施及強硬行動。

日本政府本月11日對釣魚島實施「國有化」前4天，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就帶領相關部會首長及多名立委，在海空軍戒護下，乘直升機登上靠近釣魚島的彭佳嶼，以視察防務和嘉勉海巡艦保釣有功人員的方式，對釣魚島宣示主權。馬英九指出，日本取得釣魚島的過程違反國際法，事實上是侵略、竊佔行為。對於日本把釣魚島「國有化」，馬英九強調，「我們一概不予承認」，「絕對不會讓步」。他表示，「海巡署護漁就是宣示主權，海巡署護漁行動不是幾年去一次，而是年年去，每月去，尤其在漁季應該天天都要去。」

合演護漁「人民戰爭」

9月13日，台灣海巡巡邏艦，在軍艦和媒體記者跟隨下，前往釣魚島海域巡航宣示主權。同日，中國駐聯聯合國代表向聯合國正式交存釣魚島領海基線聲明及海圖。

9月14日清晨，中國大陸6艘海監船分成兩個編隊，駛入釣魚島12海里海域，開始對釣魚島的主權宣示與巡航。這是歷年來中國大陸最大規模派遣海監船，對釣魚島附屬海域進行巡航執法，數量之多，距島之近，連日本官方亦驚呼「前所未見」。北京專家指出，「這不只是一次的高調，而是中方反制措施的開始」。

中國農業部還指出，本月16日休漁期結束

，中國沿海各漁政船已做好一切出海護漁維權和執法管理的準備，屆時將在東海及釣魚島等海域進行常態化護漁巡航，保護中國漁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屆時台灣也將有大批漁船在海巡艦艇護航下，進入釣魚島海域作業。這種兩岸千船並發、分進合擊的壯觀場景，有如打一場海上的「人民戰爭」，想不出日方有什麼阻截或破解的方法。如果日本敢開第一槍（即使是操槍走火），必遭沒頂之災。

台灣的馬英九及其政府的強硬保釣立場和舉措，令日本陷入非常尷尬和棘手的境地。在美國必欲重整如穩固太平洋第一島鏈之際，美國正力圖鞏固台灣與美日的準軍事同盟關係。台灣在此時機強硬保釣，若日本以武力解決，則等於逼台灣在中國大陸與美日同盟之間作「二擇一」的選擇。美國絕不會容許日本為釣魚島之爭與台灣開戰，而失去其第一島鏈上最重要的不沉航空母艦。其邏輯就像美國不允許日韓為獨島之爭開仗一樣。因此，台灣在保釣問題上不怕得罪日本，將適時召回駐日代表。現在台灣民意，無論藍綠都支持強硬保釣，正是馬政府民氣可用的大好時機。

合作已有默契之實

國民黨馬政府強硬保釣，民進黨的處境亦「顯得特別尷尬」，因為在國際法理上，如果不納入「一中」的主權論述，無法論證台灣擁有釣魚島的主權。如今民進黨的務實派也主張強硬保釣，要求馬政府落實「天天護漁」，確保台灣漁船不被日方驅離。早在1971年，台灣政府就把釣魚島列島核定為「國有」，並於1974年劃歸宜蘭縣頭城鎮大溪里。如今宜蘭縣由民進黨執政，民進黨籍的縣長林聰賢主張強硬保釣並落實對釣魚島的行政管轄權。該縣議會通過決議，由多名縣議員及頭城鎮長於十月初組團登島宣誓主權，釘上「頭城鎮釣魚島1號」的門牌。日本一手製造的釣魚島危機，反而意外促成兩岸一致的強硬保釣立場。

兩岸一致的強硬保釣立場，亦使兩岸對立

帕內塔訪華無實際價值

□邱 波



作為對梁光烈訪美的回訪，帕內塔即將如期訪華。令人玩味的是，沒有事先安排行程的日本，居然成為帕內塔亞太之行的首站。其實，如考慮到中日釣魚島爭端日益升級的現實，中國人似乎亦無須因為帕內塔的行程調整而感到意外。緣由很簡單，帕內塔「加訪」日本，是源自對美日軍事聯盟的重視，比如，為魚鷹的部署而展開協調。相反，帕內塔如期訪華，不過是「面子帳」層面的「應景」表現而已；中美雙方都不會因此訪而有任何收益。

筆者之所以一直對中美軍事互信的期待缺乏信心，顯然既源自往昔有過的感受，同時更對未來可能上演的趨向擔憂。不是嗎，雖然有人將帕內塔的中日之行看成是為釣魚島事態降溫，但如果回想一下剛剛發生的希拉里在亞太地區所上演的「火上澆油」之舉，人們還能對帕內塔的中日之行有所期待嗎？帕內塔的行為肯定會有別於希拉里嗎？

圍堵中國才是真正目的

情況很清楚，有關「美中衝突不可避免」的觀點並非空穴來風。一如世人所突出感知的，隨著美國戰略轉移步伐的迅速推進，不僅正在使往昔作為

雙邊關係中最主要障礙的對台軍售問題以升級的面貌呈現，而且又擴散到南海及東海等領域；如將美國已在澳洲駐軍和在新加坡布艦等諸多部署解讀成美國戰略規劃之基本前兆的話，那麼，美國未來會在圍堵中國的路徑上作出何種超越預估的特殊安排，實際上沒有任何論者可以給出精確預估。

由此也就構成了這樣一個問題，即，中美不同認知究竟反映在哪些方面呢？其之於雙邊關係的影響又必將以何種面貌呈現呢？眾所周知，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美國在近十年的時間裡全力反恐，雖然使其戰略縱深已抵近俄中這兩個主要戰略對手的「軟腹」，但巨額的財力投入和由長年征伐所造成的國際形象受損，卻還是令其陷入霸權地位恐難維繫的哀落；相反，這期間的中國由於依舊繼續堅守「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大政方針，從而不僅使自己的經濟實力躍升至全球第二，而且各方面的表現都以欣欣向榮的景象展示於世人。試想，既然中國已逐漸成為唯一能夠挑戰美國全球霸主地位的國家，而如果繼續維持這種「此消彼長」的發展趨向，這是美國所能容忍的嗎？雖然中國根本就沒有萌生過挑戰美國的真實意向。

正因為美中戰略路徑已釐定，因此，不論是對台軍售、還是南海規則、抑或是釣魚島適用於美日安保條約，其趨向都將如此呈現：中美只要發生任何安全層面的爭端，中方都可能會陷入被動境地。筆者之所以在中國綜合實力已大幅提升的背景下而得出消極判定，顯然是源自對雙方過往不同做法的感受。現象層面的解析，小布什反恐，而奧巴馬

「重返東亞」，但事實本質卻與此認知相距甚遠。坦率而言，小布什的反恐意願雖然是真，但其悄無聲息地部署東亞卻也不是信口雌黃；小布什時代的「美日2+2會議」早已傳遞出了相關信號，只是中方沒能及時體認罷了。不是嗎，如果小布什只想到反恐而沒有提前部署東亞，奧巴馬的「重返東亞」能夠順暢推進嗎？事實上，這是美國熟練玩弄的「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的把戲。

我需積極主動有效出擊

倘使沒有論者可以對筆者的觀點給予援伐，那麼，也就意味着中國的戰略思考存在進行調整的現實需要了。需要強調，筆者並不反對中美軍事交流，而是主張相關表達須作出適應世情變異的修正。緣由很簡單，不論是對台軍售，還是抵近偵測，抑或是對軍事交流所施加的諸多限制，這都是美國所不可能改變的方面；既然如此，那就忽略自己的關注點而將作用點擴散至更廣泛領域，實際上更有助於破解美國所着力推進的圍堵中國的所謂「鏈條」。

比如，美國在此次軍事交流中對中國的航意意向提出疑問，甚至還就伊核、朝核等各類問題向中國提出要求，中國就不僅應該對美國在各地動武對合法性提出質疑，而且更必須就美國在所有問題上的「雙重標準」進行嚴詞抨擊；雖然其最終結果可能會使雙方的軍事交流不歡而散，但至少可以將「中斷軍事交流」的責任歸咎於美國。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